

GROWTH  
成长必读

READING

沙汀  
著

沙汀短篇小说精选

# 在其香居茶馆里

ZAI QIXIANGJU  
CHAGUAN LI

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巨匠

“左联”讽刺双璧之一

真正写给人民的小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汀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其香居茶馆里 / 沙汀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6

(成长必读)

ISBN 978-7-5411-4814-9

I. ①在… II. ①沙…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6261号

ZAI QIXIANGJU CHAGUAN LI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汀著

责任编辑 王筠竹  
封面设计 王玉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海  
责任印制 喻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8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814-9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 导 读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杨子青，出生于四川安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投身革命，20世纪30年代即在中国文坛成名，曾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为革命战斗六十多个春秋，从事人民文学事业整整一个花甲，执着追求，一生不悔，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坛巨匠。

青年时期的沙汀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潮后，开始热心新文学。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始终跟随时代、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1937年抗战爆发后沙汀在重庆做文艺界组织联络工作，后奔赴延安，深入敌后战斗生活，回到四川后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沙汀担任全国和四川省文学界的领导工作，同时继续创作。进入老年的沙汀以多病之躯和坚韧的毅力，撰写了大量文学评论和回忆文章，双目失明后仍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著作、选集五十多部，其全部著作总计达五百万字。

沙汀被誉为短篇小说的圣手、中国的契诃夫。“沙汀是抗

战之后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家之一，具有与鲁迅逼似的沉郁厚重的讽刺美学品格。在鲁迅身后，赵树理之前，沙汀在讽刺中国农村现实方面是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家。……他继承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传统，深受五四乡土文学的影响，又认真借鉴了果戈理、契诃夫等以俄苏文学为主的外国文学经验，在现代讽刺小说的民族化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绩。”（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正如茅盾所称道的：“沙汀同志的短篇才是货真价实的短篇。”他被誉为农民诗人、乡土作家，以社会剖析的手法和含蓄深沉的风格绘制了一幅幅富有特色的四川农村风俗画，创作了篇篇生动描写中国宗法乡镇社会的“乡镇小说”。他又是一位卓越的讽刺小说家，以犀利的笔，解剖旧社会的假、恶、丑，被誉为“左联”讽刺双璧之一。本书中收录的沙汀短篇小说代表作，虽大部分创作于大半个世纪之前，现在读来依然能给广大读者以启迪。

CONTENTS  
目录

土 饼.....	1
人物小记.....	12
丁跛公.....	17
某镇纪事.....	33
祖父的故事.....	45
兽 道.....	59
在祠堂里.....	71
代理县长.....	84
防 空.....	98
联保主任的消遣.....	111

老烟的故事.....	122
在其香居茶馆里.....	138
艺术干事.....	156
小城风波.....	172
没有演出的戏.....	189
模范县长.....	202
公道.....	218
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	234
三斗小麦.....	257
替身.....	278
催粮.....	293
李虾扒.....	306
选灾.....	319

## 土 饼

黄昏正在临近，人们都还在一声不响地工作着。

他们是三个老头子和一个妇女。因为吃多了榆树皮和含毒的草根，他们的脸是浮肿的，发着病的光泽。

精强力壮的，早就跑掉完了。他们乘着黑夜，带了契约或者佃约，偷贴在县衙门的照壁上、地主的大门上。然后，撇下衰弱的老人和妇孺，有的逃往内蒙古的札萨、鄂套，去开垦不要钱粮的荒地；有的则奔上各色各样的生路：兵，匪，流氓，一切为贪酷和饥饿的旋风煽起的集团，去摸索生存法则的新的注脚去了。

这些残留下来的老弱妇孺，在被压榨干了的土地上辗转着，受着生活的煎熬。有些早拖死了，有些还用残余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死死咬住生活不放。

他们已经吃光了侥幸剩下下来的桌、椅、板凳、农具、石磨，一口祖传的板箱和两三匹精瘦的狗子。现在，他们正在劈开从房子上拆下来的檩子、屋椽和破旧的门板，预备当柴卖掉。木材早已经腐烂了，石块一劈下去，便腾起一阵黄色的粉



末，发出枯朽的声音。

马贩子让自己手里的石块掉下，抓着头皮，懒声懒气地说道：

“明天来吗？”

人们吁口长气，伸起腰肢，毫无目的地向着无边无际的平野眺望过去：大的通黄的落日正在沉没下去。于是，互相瞟了一眼，各人便都拍着手上的尘埃，准备停歇下来。

那只抓着头顶的手蓦地垂下。

“又叫起来了。”

他曾经有过四五匹骡马。可是，不明不白地，一声炮响，所有的牲口的臀部上通通盖上官家的火印，变成官牲口了。他吊着下巴，目光炯炯，呆痴痴地瞪住前面。他的声音像刷砂锅的响声一样。

其他的人屏了一忽儿气，闷声闷气地哼道：

“没说的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呢！”

他们都在心里反复着那个古老的谶语：

“鸡叫早，催粮草。”

他们记起白狼造反的年代，青年人是怎样的脸上发烧，爱说话，心跳，恰像喝了醉人的佳酿一样。有钱的雇了团勇，抱着矛杆子守夜，把女人和描金箱子送进县城里去。那时候，也是一到黄昏，荒鸡就叫起来了。

然而，现在和原先不同了，不单是不吃符水，还有他们没有领悟出的更加深刻的道理。他们联想起各色各样的传闻，翻

着眼睛，仿佛要仰视自己的睫毛似的，仿佛努力要想象出正在那古老河流的西岸燃烧着的辉煌的火炬。

鸡还在拖长声音叫着，啼唱出一种磨折人的空洞和不安。

马贩子往那传来鸡声的方向望过去了。那里的房舍还是完整的，住着村长、乡绅。短墙外面屹立着碉楼。那黑色的瓦浪，蜿蜒的土墙，碉楼顶上的女墙，看去是顽固，而且丑恶，给人一种残酷无情的印象。

最后，他抓着头顶，嘶声道：

“他们还养鸡呀。”

于是，人们便想象起那肥肥的家禽，咬着嘴，用不平的调子附和起来。

“我们可连蚤子都没有一匹呵。”

只有那女的一直默不作声。

她的丈夫被拉夫拉失踪了。给她留下来的，是三个毫无工作能力孩子，饥饿和磨折。她坐在已经劈断的柴堆上，一手托住下颏，瞧着另一只手的苍白的掌心。

当人们都沉默下来的时候，她却带点张皇问道：

“真的容易卖么？”

马贩子连自己也不明白地生起气来。

“怎么不容易卖？——哎！……”

有人不满地插嘴道：

“怎么每回你都泼冷水呵！”

最令他们烦躁的，就是：他们是拿一种碰运气的心情做着

这一切的，他们随时都得用侥幸支持起自己，而她竟来戳破这个自欺的障壁。他们重又落进疑惧的深渊里了。

拄着木棍，泥水匠拖完三里路的长途，回转到麦场上来。这是一个烟鬼。早上想出出色的主意，跑到镇口的东岳庙里，悄悄拔掉了判官的舌头。那上面涂着往日献神的鸦片烟汁，研细，就能够暂时续起生命的断丝了。

泥水匠习惯地搔着手肘的关节，瞬着懒洋洋的眼睛，拖声拖气说道：

“怎样，弄好了么？车呢，也得整治一下才行。嘻！老子把几个全搬掉了。连嘴壳子一下搬。什么，不是连天老爷都瞎了眼睛么？融光棍说，白河已经杀成血河了。在佛坪，——不是荒鸡又在叫么？这世道是该乱呀！”

没有谁答他的腔。

“怎么，大家都黑嘴马脸的？”

马贩子抓着头顶吼道：

“你不去也好！——我们不会走失！……”

“我在说不要去么？”女的站起来，直瞪着马贩子毛茸茸的下巴，“天呀，倒是全死掉，倒是闭了眼睛……”她咒骂着，颤巍巍地向自己家里走去了。斜斜的影子从麦场上划过。

有人背叉了手，默默张望着她的身影，一边哼道：

“这也算是生活！……”

在屋子里面，没有灯火，空洞，森寒，仿佛古旧的墓穴。大的六岁的女儿，缩在门侧的矮凳上，摇着箩筐，那里边躺着

她最小一个妹妹，生着病。那弟弟还逗留在麦场上。他咬着嘴唇，拿了一段木材在石块上敲打着，打算弄掉那上面的钉子。母亲进来了，她立刻横摊在屋角，闭了眼睛。

那个大的女儿，嘴一瘪，手从箩筐上拖开，哭泣起来了。她把头死死地贴向胸口，伸出一只腿去，拿脚跟磨着泥土；箩筐里传来破哑的啼哭声。

最后，母亲用手支起身体，嚷道：

“才给你说了呀。才给你说，明天就会有吃的了！……”

男孩子怔了一会，一下子把木块抛开了。他跑到屋角，小拳头胡乱往脸上一擦，便扑在母亲的怀里了，断断续续地哭泣起来。

“这个惹是生非的赔钱货呵！”

母亲双手拍着泥土，开始痛苦地咒骂了。

泥水匠坐在自己的门槛上，捧了水瓢，在吞咽着鬼头们的舌根和下巴。他做出一种怪声怪调，威吓着孩子们。

“还不快闭嘴呢，你妈会卖掉你的！……”

马贩子突然枯涩地叫道：

“这怎么了结呵！……”

月亮升上来了。水一样的光亮从屋顶上淌下来，清冷，而且苍白，比阴暗还可怕。在精光的墙壁上，幢幢的影子使人发紧，使人想起故事中的鬼魔。屋外，吹啸着凄厉的寒风。

男孩儿咬着母亲的纽扣睡了。女儿小猫似的蜷缩在泥地上。在微弱的鼾声中，母亲缩紧着身子，靠着墙壁，睁开眼睛

坐了很久。

她想着一切生活上的沟，坎，深谷和危崖，孩子们的啼叫和由这引来的灵魂上的磨折。接着，一幅常见的画面，又以最清晰的轮廓在黑影里显现了：一个矮个儿的男子，跟着驮了子弹的骡马，把脑袋缩在肩胛当中，惊惧着四周嗡嗡响着的枪弹，——忽然一下子被一颗流弹放倒在旷野上了。

她赶快拿双手蒙了脸，身子向前倾折下去。

到了破晓，人们抖索着，在麦场上整治着车子和木料。用陈旧的稻草绞着草绳。当他们把一切都弄妥帖了的时候，马贩子擤了擤清鼻涕，然后懒懒搓着两手，抱怨道：

“怎样，碰到难产了么？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呀！”

女人粘了满头的断草走出来了。

在启程的时候，孩子们没有哭，没有赶路。他们怕跟着去了会被卖掉。他们相信母亲会买饼回来的。

那个男孩子，巴巴结结说道：

“没哭呵！哭了妈妈不会给的。……”

曙色在天边颤抖着，惆怅，显出一种不可捉摸的样子。看不到一只飞翔的鸟类。在广大的平野上，没有一点自然和劳动的痕迹，仿佛火烧过的一般。枯黄，干燥，了无生气。因为少有人走，道路已经很模糊了。往日的村舍，只剩下破碎的瓦渣和木然不动的石砌的墙基，在那里说明着这里曾经有过人类的存在。他们曾经在这世界上工作，繁衍，吃苦。而现在，却被灾害，死亡，和生之剧变的魔漩所卷没了。

一转上大道，泥水匠忽然哑声叫道：

“多热闹的交易呀！……”

生活的确是热闹的。许多和他们相似的人们，护着臃肿的大车，在疲倦地赶着路程。他们的脸色像是腐败了的枯叶，高凸出颧骨。他们有的来自三四百里以外，带着小孩和婴儿。他们并不互相询问，连盯也不盯一眼，只是不停地挣扎着，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生命力多么顽强。

有人同着负在肩头上的家私倒下去了。他没有引起谁的注意。轮声碌碌，仿佛是从地底发出来的，仿佛大地是在生命的重压下哭泣着一般。马贩子的一队同他们会合起来，向那古老的帝都横过去了。

这是一个奇异的市場。没有柜台，没有棚帐，完全是露天的，从古老的城垣伸展到郊外去，有几里长。货物则尽是破旧的家什，从屋椽到地板，从神龛上的铁磬到拌粪用的钉耙，五光十色。卖主们枯坐在货物投出的阴影里，有的还拿窗子、门板隔出一片空间，安置下妇女和小孩。在巷道中间，流荡着无家可归的人们、儿童和兜售孩子的父母。

主顾是稀有的。常来的只有背着枪的公安队丁，用手帕捂着鼻子的观察家。观察家皱一阵眉头，摆一阵脑袋，就走掉了。公安队丁是来维持秩序的，他们担心“坏人”捣乱。

一个身穿短打的老头子，拿食指攢着耳朵，同时仿佛对待熟人似的，向一个公安队丁问道：

“到底有没有那回事呵，说是要修京城？”

他没有得着回答。但是，毫不灰心的，他又在别人的石磨上坐下了，抱了膝头，充满自信唠叨起来。

“有那个事。他不说明，他怕日本人晓得了跑起来甩炸弹。早这样就好了，什么地方呵，恰恰在龙背上。龙脑袋在北门外，它的尾巴——可是风水早就走了。”

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双手耸了一下裤腰，说道：

“不要听，他是个疯子。”

“疯你妈的老子，疯你妈的孙儿子，——笑！我要折磨死你！应声吧：爷爷！小鸡巴儿知道什么？白河已经杀成血河了！他们也想跑来骑上龙背。有人说他们女人穿男人的衣裳，手里拿着梭镖……”

忽然，他的眼神慌乱起来，挣起身，甩手跺脚嚷嚷道：

“你骗不过我，你会把她弄去登门接客的。我宁肯捏死她！你想打过我的手掌心么？——哈哈！……”

有人把一些桌椅和板箱卖掉了。于是，人们撇开那个失掉了女儿的疯子，掉过脸，射出羡慕的眼光。他们想找机会兜售自己的货物。他们做出别人已经爬上河坎，自己还在恶浪里浮沉着一般的神情。

那个卖主，把接到手的一块洋钱，小心地在桌子上抛掷着。又拿两个指头夹着洋钱的中心，往边子上吹一口，赶紧送往耳朵边去。他反复地审查着，随又传给自己的女人去了。

络腮胡的顾客，厌恶地嚷叫道：

“你几代人用过洋钱来呵？！”

泥水匠恰恰走了过来。他刚抬起手去触动那圆滚滚的肩头，仿佛毛虫落在颈子上了一般，络腮胡转过脸，撇开他，一面擦着肩头，一面吼道：

“没有零钱！”

那个妇女眼睛里的希望之火，一下子熄灭了。

“这怎样活得出来呵！”

人们相信，她又想起留在家里的儿女了。但是他们默不作声，看着自己的赤脚出神。只有马贩子生气地回答道：

“怎么活得出来？又不是金枝玉叶呀！……”

“这才凶哩！”泥水匠唠叨着走转来，“你就是有几个脏钱嘛？比你阔的眼下还不敢逞狠呢！看你能神气好久吧！……”

他发愁地搔着手肘的关节。

“有些人在这里守了一个多月了呵。”

他想给他们一点支持。但是，他的声调像哭泣样，脸也带着哭相。他靠在柴堆上，垂了头，审视自己手关节上癞皮似的脱落着的白色肤屑去了。

一个捧着脸坐在土地上的老年农民，蓦地仰起头来，对着夕阳，稚气地绝叫道：

“饿死人啰！……”

定了定神，他的头就又落在膝盖上了。

听着这生命的可怕的哀鸣，不禁想到又快拖延过一天，人们脸上的皱纹更多，腰肢也更加弯曲了。扬起眼睛张望一会，



于是，各人爬进桌子下面，爬进用窗子、门板搭起的洞窟里去。那些在巷道间游荡着的人们，意懒心灰地转动着磨心似的颈项，便也在别人的木材上，石磨上，泥地上躺下了。风扬起尘埃，送来远处的鸡声。

“不知道还要出些什么怪事呵，唉！……”

一长列过去，人们都呻吟、叹息起来了。

马贩子抓着头皮，用刷砂锅一样的声音嚷道：

“哭一会还是原事。舍不得，走你的。东西我们替你卖吧！”

留在饥饿空洞的屋子里的孩子们，却是连哭啼的气力都没有了。小的一个躺在箩筐里面，啜嘴，做出吮吸奶子的声音。大的倚住箩筐，漠然不动。那个男孩子，坐在地上，背靠了门槛，手指间夹着一颗亮晶晶的钉子。他老是这样想着母亲，想着母亲正在带了大饼回来。这天下午，他惊奇地向麦场上瞪住了。

从苍黄的暮霭里浮出来的，正是母亲。她赶了一天一夜的路程，现在，恐怖和担心同脚印一起被留在背后了。但是，她突然站定，一只探向怀里的手懒懒拖了下来。

“这怎样拖得出来呵！”她神使鬼差地想道。

孩子们兴奋起来，都一直瞪住她。等她走进屋里，在乱草上坐下，他们还是不把眼光移开。

黑夜正在赶来，四周寂然无声。

她蓦地向墙壁上撞着脑袋，闭了眼睛嚷道：